

# 替妈妈写信

■ 王晓冰(海南)

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去爸妈那里。初夏的天空飘着不急不慢不疏不密的雨。

不出所料，爸爸从里屋走出来的步伐较以往要慢许多，表情也有些严肃。我知道他有点小不高兴，原因是早打电话叫我来有事要说，可我硬是拖了好几才登门。

母亲对于我的到来永远是喜笑颜开，双手欢迎。本来已经肿胀的双眼更是眯成了一条线，因为没有外出，呆在自己家，妈妈没有戴假牙，活脱脱一个“望牙”的老太太。

“我们的客服热线要上新系统，真的很忙！”我冲爸爸心虚地一笑。

“老是忙，老是忙，好像都没有闲的时候！”爸爸的表情开始阴云密布。

妈妈连忙进厨房开冰箱帮我拿吃的。每回到爸妈这里，招待我的永远是老三样，红枣酸乳，春光椰子糖，时令水果。时令水果是爸爸去水果市场批发的，每个季节都不同，石榴下来吃石榴，桔子下来吃桔子，柿子下来吃柿子，今天的水果是扁长淡黄的小芒果。

父亲郑重叫我过来，的确是有事要谈。

老家的市政府幼儿园要办 30 年园庆，特别邀请妈妈回去。妈妈是这所幼儿园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园长。为这个幼儿园的组建和发展，妈妈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

“我还真想回去一趟呢！很多年都没回去过了！”

“那我陪你回！”爸爸很绅士地说。脸上已多云转晴。

爸爸与妈妈不同，头脑清楚，腿脚灵便，尤其喜欢旅游和旅行，回老家探亲更是他的最爱，来海南后每年至少要回去一趟。

妈妈看着茶几上的六七个药瓶和药盒，摸着小腿肚上的膏药，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不甘地摇摇头：“算了。”

[ 情怀深处 ]

# 渠水清悠悠

■ 吴文生

提到儋州的松林岭干渠和松林岭渡槽，人们便想起了当年为这个浩大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传奇式人物，原儋县的老领导朱星同志。

建军节前夕，我怀着对老领导的思念和崇敬的心思，前往军区干休所看望了他。我的车子刚停下，只见一个人大步流星迎上来，一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定睛一瞧，正是老领导——朱星。我把他上下仔细的打量，炯炯有神的眼睛，笔挺的腰杆，底气十足的东北嗓门，若不是他自己介绍，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已届耄耋之年了。

朱老把我领进了他的住宅，彼此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四十年前那段感人的故事。

1971 年，刚满 40 岁的朱星，受命于危难之中。就在他到任不久，海南行政区的主要领导到儋县调研，工作结束后幽默地对朱星说：“老朱呀，你们儋县人民的风格真高，把松涛水库的水让给了兄弟县用。”朱星听后，脸红到了耳根，浑身不自在。他心里十分明白，这是上级领导艺术的批评他为何不想办法，把松涛水引进儋县北部地区灌溉农田。

领导的批评是压力也是动力。第二天，他把县里的工作做了安排，第三天便带了 2 名工作人员，来到北部地区的木棠镇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研究，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来之前，他定了三条规矩：一是生活不准搞特殊化，老百姓吃啥他就吃啥，伙食费按他工资标准支付，衣服不准别人代洗；二是一日三餐不准乡镇大队领导陪吃；三是调研期间，一律不准喝酒。调研期间，他的足迹踏遍了全镇的大小田洋和自然村，他亲口品尝了困难时期老百姓的家常便饭，一番薯耙伴鸡吉菜（当地一种野菜）的苦涩滋味，耳闻目睹了那 120 平方公里的黝黑沃土，因十年九旱，无水灌溉，有

青年作家李孟伦的长篇小说《太阳之门》大抵属于半自传体小说之列，当代小说众多的书写范式之中，此种叙事方式和进入当代经验的角度，已难以写出新意，但通读这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们仍不禁为作者所编织的南国乡村的生存经验和生死爱恋的伦理叙事所吸引。《太阳之门》以南国乡村太阳村这个地理空间来设定故事的轴线，这个临海的乡村既然是小说人物活动的舞台，又是他们无法割舍的生存之根，众多个性独特又抢眼的角色在这个空间里表演着他们的纠缠而又难以梳理的人生故事，人生五味渗透其中，因而小说的标题“太阳之门”在这里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也就彰显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和所笼罩的乡村叙事经验。

小说的主人公富贵，是从太阳村走出来的乡村之子，在那里，“碧空如洗，没有一丝云彩，连空气都是明净的，番薯园绿油油的像一幅刚刚着色的油画铺在大地上，稀稀落落的人群和羊牛点缀其间，鲜亮了人的眼睛”。这种田园诗的景象，塑造了主人公朴实而纯净的性格。乡村的秀丽风物和故土人情也塑造了他敏感而自省的天性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富贵凭着这份天性，很早就对诗歌产生了兴趣，在中学时代就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阅读的体验和贫困的乡村事实，让他无法满足，他试图改造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乡村的命运，最终在 1996 年顺利地毕业于本地的高等学

种无收，夜里妇女们排着长队在水井边轮流打水。每年秋收之后，村里的中青年男人只好背井离乡到外地打短工赚点血汗钱回家养家糊口的心酸景象。这次的调研过程，让他深深体会到水对于儋县北部地区的重要性，缺水已然成为儋县北部地区贫困的根源，一个兴水治县的执政理念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返回县城后，他立即把县水利部门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请到办公室就如何解决北部地区缺水的问题问计于他们。

县水利局的技术干部向朱星仔细的介绍了儋县的水利现状，提出了拓宽西联至洛基段的渠道，新开挖 50 公里的干渠，其中要在松林岭脚下建一条 1.3 公里的渡槽，这座渡槽将对整个干渠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摸清 70 公里长的干渠和渡槽的走线和沿途的地理状况，乡情、民情、风情，他决定率领一个工作组沿着干线步行考察。出发前，他让武装部特意为随同他步行考察的每位同志准备了一个军用挂包，一个军用水壶、一双军用布鞋、一条毛巾、一顶草帽和一天的干粮，就开始了一整天的步行考察，从干渠的源头洛南至干渠末端的干冲，足足走了 70 多公里路程。朱星这一感人举动，已被载入儋州史册，成为后人美谈。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一个完整的松林岭干渠和松林岭渡槽的设计方案终于应运而生，在交付县委常委会表决时，一位常委诙谐地说，只要北部老百姓有水种田，就是把裤子卖掉也跟着朱书记修建松林岭干渠。他的话反映了民意，也反映了县委的决心。当朱星宣布县委常委会的决定时，与会代表们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修建松林岭干渠，特别是修建堪称全省最大的渡槽，这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这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不足 3000 万元的

大县、穷县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再难也难不倒县委副书记为民、兴水治县的决心，足智多谋的朱星带领全县人民披荆斩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那些被跨越的一道道难关就不去细细的说它了，给人印象最深也是最感人的一件事，至今却还令人难忘。干渠的开挖，渡槽的修建，需要拆迁地上附着物，渡槽出口处经过洪坊村地段，就碰到了一个钉子户的干扰，施工进度受阻，当时有人提出了采取强硬措施，但朱星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亲自登门耐心的说服教育，指示工程指挥部和木棠镇党委用开凿出来的沙石帮助这户人家重建了房子，朱星的真心、诚心、耐心，感化了这个钉子户，化解了矛盾，促进了和谐施工。通水那天，朱星特意到他家去慰问，只见他家旧貌换新颜，新建的瓦房又宽又好，心里乐滋滋的。这对夫妇紧紧握住朱星的手，激动得泪流满面，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松林岭干渠、松林岭渡槽这项宏伟的水利工程，从开工到全线通水，不到三年的时间，创造了儋州乃至全海南的奇迹。当源源不断的松涛水，穿越过这 70 公里长的“人工运河”，润泽了儋州北部八万亩肥沃的良田，当儋州中部 6 个乡镇近 20 万百姓从此甩掉“十年九旱”、“有种无收”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帽子时；当他们第一次捧起了沉甸甸的丰收稻穗时；当那些活泼的娃子们，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稻田里种出的香喷喷的白米饭时，人们这才相信，奇迹真的发生了，幸福之神真的降临到了家门口。

种子优劣优良，土地知道；鸟儿飞得高不高，天空知道；领导办不办实事，老百姓知道。朱星在儋州工作虽然才三年多的时间，但在他领导和亲自指挥下建成的松林岭干渠和那座宏伟壮观的松林岭渡槽，却在儋州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 文艺随笔 ]

# 作为象征性符码的“太阳之门”

——评李孟伦长篇小说《太阳之门》

■ 张伟栋

府——南洋大学。富贵是幸运的，太阳村的灵性山水给了他过人的天赋，而时代也给了他改变自己的机会，毕业之后他成了一名新闻记者，如其所愿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但无论他走到哪里，太阳村的一切仍然像宿命一样附着在富贵的身上，成为他的时间表里的部分，正像主人公的自由所表明的，“夜，越来越浅，日子，越来越长。富贵每次回到故里，总给他留下许多空白让他眷恋。”而这样的一个故里，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已经远非是一个田园诗般的所在，它所遭受的种种变故都与金钱的交易关联在一起。小说中具有象征意味的海防林，在开发商的非法开发中遭到破坏，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的村民与开发商和其背后的利益关系展开了争斗。

李孟伦本身就是新闻记者出身，处理这种题材自然是驾轻就熟，能从较为开阔的社会视角来进入那些普通的日常小事。《太阳之门》中的武良新、骆哥、龚镇长等人

的塑造，以及对其背后社会关系的塑造，都表现出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和长期思考。正是将这些人物安排在太阳村这个舞台上，我们才得以更为清楚地认识主人公富贵与其故里太阳村在经济开发的浪潮中无可挽回的命运。“太阳”本是照耀人类和大地的自然景物，但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味，正如作者所描写的：“海风带着盐味吹拂着，空气都是咸的，沙滩都是白亮亮的，人们不敢抬头看那燃烧着的骄阳，怕自己的眼睛被太阳烧坏了似的。”

拉美著名小说家卡彭特尔在《小说是一种需要》这本访谈录中曾说：“我认为所有小说、所有文学都应该有适当的、相应的形式技巧。就形式而言，我想所有的小说都应该建构在适当的什么和如何之上，即必须清楚我想说什么，应该如何说。我认为作家应该用适当的形式去相应某一个特定的故事。”在李孟伦的这部小说中，作为

象征性符码的“太阳之门”即充当了组织小说形式的纽带。“怕自己的眼睛被太阳烧坏了似的”中的太阳以一种极其强烈的隐喻，诉说着太阳村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主人公富贵无数次从省城返回到乡村，这种返回也意味着他在不断地回到自己的成长记忆当中，但其实他自己已经无法真正地回去了，太阳村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太阳之门”的象征性符码，却以一种晦暗不清的暗示，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地理空间中存在一种永恒的东西。作者并没有清楚地讲明“太阳之门”意味着什么，但从不断回旋的情节当中和充满笼罩感的叙述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与“太阳之门”的象征性符码构成呼应的小说中的诗歌。主人公富贵在小说中作为一个诗人，写下了大量关于故乡和内心体验的抒情诗，作为小说中较为完整的一个部分散落在故事情节的闪光之处，正如“太阳之门”

的象征性符码一样，抒情诗也是小说的隐蔽叙事的一部分，也一样充当着小说形式组织的纽带。主人公富贵的抒情诗在这里也就完成了对其内心表达和对生存空间阐释的双重需要，如富贵写下的一首《我沒話好說》的抒情诗：“风，从西南过来/一路放歌——人啊/生活在大地的背上/你吃我吃你/还不如吃这片土地。”这首诗的意义并不晦涩，但镶嵌在故事的文本当中，即是以一种及其隐蔽的方式阐释了故事的内在含义。如另外一首《谁能告诉我》的诗歌：“在这样的冬夜里/我的房子在睡了/我还在醒着/在这样的冬夜里/我的周围在睡了/我还在醒着/在这样的冬夜里/我的世界在睡了/我还在醒着/在这样的冬夜里/我的冬夜在睡了/我还在醒着”。这首诗容易让人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的《悼约翰·邓恩的大哀歌》，也就是说这种抒情诗的隐蔽叙事方式，往往能够将那些异质的元素带入小说当中，从而丰满小说的细节，进而起到了组织小说形式的作用。

以上这些是我通读这本小说的印象和认识，这样的阅读也在改变着我们的阅读体验和对小说文本形式的思考，令我印象颇深的是作者对“太阳之门”的象征性符码的使用。这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然也就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我相信随着作者创作的持续，这些不足自然会被完美的写作技巧而取代。

从那以后，不再相信院落有鬼的故事了。每次下班回到院落，总觉得温馨、很舒坦、很踏实。两三年之后，单位不断有人调了进来，院落的房间里也渐渐地住满了人，人气也渐渐旺起来，院落也就热闹了。后来，单位要盖宿舍楼，拆掉了院落的围墙和那些房屋，院落也就消失了。

# 点燃了，感恩福地

■ 邢仰明(海南)

山坳里，传递着一种发人向上的力量和豁达的包容。讲“村话”的哥隆人，勤劳、勇敢、重教育、善经商。黎族佳节三月三就发源于东方，盛会那天，黎胞男女老少都穿上黎族盛装，小伙子们和姑娘们打扮得十分靓丽，成群结队载歌载舞赶到集会地点，男女青年翩翩起舞，跳起打柴舞、打鼓舞、竹竿舞，传颂着古老而美丽的爱情故事。风景秀丽、湖光山色、碧波万顷的大广坝水库，它就是当代的九龙子，滋润万物的东汉马伏波像、传奇古建筑的感恩学宫、百年老街骑楼和黎族织锦都闪烁着感恩文化的光环。

翌日早晨，我们来到感恩文化生态园。沿途有许多盛开鲜花的凤凰树，绯红透彻的花朵明媚百姿，灿烂得像一片火辣辣的红霞，让人充满遐想和憧憬。公路两侧郁郁葱葱的棕榈树林跌宕蜿蜒，红色的云海此起彼伏，相互映衬，很是壮观。感恩文化生态园矗立着一块巨大的黄腊石，镌刻着“和谐东方”四个鲜红大字。在朝霞的闪射下显得那么威武庄严，昭示了感恩文化的光芒。

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仅赐予东方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还赐予百年难得的机会。在霞光的笼罩下，一个现代化的化工城一片繁忙，勃勃生机，蒸蒸日上。在那里有世界最先进的化工生产基地，被誉为海南工业的航空母舰；在那里有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八所港；在那里有储量最大品位最高的金矿；在那里有蕴藏着丰富油气的海域。东方是海南工业发展的前沿，是改革开放放花绽放的地方。

是的，火一般的万丈霞光点燃了，点燃了感恩福地，感恩福地像火红的霞光熠熠生辉。

[ 人生况味 ]

# 院落深深

■ 唐 岚

那座院落，住了十多年，搬出后多年，依然眷恋。

参加工作报到的那天下午，单位一位领导就带我来到这座院落，他叫管理员打开其中的一间房子，语重心长地说，你就住这间吧，屋子窄小，但很安静，适合写“东西”。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些人很幸运，当他们来白沙工作时，连茅屋都住不上。领导姓张，分管行政，银发满头，红光满面，很慈祥。

院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建的，一围围墙，一扇大门，里面六七间屋子，均为平顶，屋墙贴马赛克，地板均为陶瓷地板砖。那时，绝对是全县装修最好的房子了。屋前房后，树木葱郁，鸟语花香，似中式又如欧式，古朴又带现代气息。

院落其实是一间招待所，是上级领导出差来时，用来接待的地方。县里的迎宾馆建成了，条件比这里好。接待工作就搬到那里了，院落就一直空着。偶尓，成了新调来的人暂住的地方。

那时，院落只有我一人住着。院落没装电话，也没电视，没人喧哗，也没人打扰。在院落住的那间小房里，我完成了领导们交给的一桩桩任务。

印象最深的还是给原副省长王越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那天下午，领导叫我到他办公室，招呼我坐下，并沉痛地说，王越丰副省长去世了。领导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年仅 19 岁的王老到白沙工作，从一般的干部干到县委书记，整整 26 年，对白沙的贡献有目共睹。县委要写一篇关于他在白沙期间工作和调离白沙仍然关心白沙发展的文章，以此悼念。文章由你执笔，两天内完成。

我想，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王老曾住的这地方如今又是我住的地方，领导安排写的文章又是关于他的文章。

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徘徊院子，不知从何着手。于是，苦苦地思索着，怎样收集资料，怎样寻找切入点。第二天一早，早餐还没用上，就急着要走访了几位老干部，试图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个一二。老同志们也曾当过领导，非常的健谈，说起与王老共事的日子，一串一串的，说个不停。让我记不过来。之后，我又翻了许多档案和资料。回到院落，才开始了我这次平常而不平凡的写作。开了一整夜的“夜车”，最后提前完成任务。交给领导后，几天之后，《海南日报》以县委县政府的署名发表出来，题为《深切缅怀王越丰同志》。看到了文章，闻着那报纸里散发出的油香味，听了领导的表扬，我心里溢着一阵阵的欣慰。

院落很幽深，很谧静，很少人涉足，于是给人的印象很神秘。不知从何时起，院落就流传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

一天，朋友来访，在聊得很投机的时候，他突然指着相邻的另一间房子说，就在那间房屋，曾有一人熟睡，忽有人猛摇他身，说：“走开，这是我睡的。”

听了朋友们讲的那聊斋式的故事，虽不相信，但还是毛骨一阵一阵的悚然。若大的一个院子，毕竟还是一人住着。

从那以后，每当风雨的夜晚，胆小的我有时邀朋友一起同睡，有时甚至不敢回来睡觉。

一夜，熟睡中，一轻脆的声响把我惊醒，睁开眼，迷迷糊糊的，见一裤子离地移动，吓得我尖叫一声，裤子“呸”的一声落地，一根竹竿从窗口快速抽走，紧接着是一串急促的脚步声。一身冷汗之后，断定是小偷的恶作剧，只能傻傻地笑，这世上哪有鬼，是在人作鬼呵。

从那以后，不再相信院落有鬼的故事了。每次下班回到院落，总觉得温馨、很舒坦、很踏实。

两三年之后，单位不断有人调了进来，院落的房间里也渐渐地住满了人，人气也渐渐旺起来，院落也就热闹了。